

史海钩沉

一木一浮生，一刀美千年

□ 蔡亮 李晓玲

一棵树，又一棵树，千百年来，无数参天古木，在千千万万双覆着厚茧的匠人手中，于一锤一钻、一凿一磨之间，被雕琢、被赋予灵魂、被深情表达。它们化作历史的镌刻者，融入烟火生活，成为美的具象化身。这，便是剑川木雕。无数绝世佳作，凝刻着剑川匠人的才情与巧思，流光溢彩，惊艳了漫漫时光。

它是古建群落里雕梁画栋的精致繁复，是白族老宅门楣上镇宅护院的瑞兽图腾，是窗棂间枝头雀跃的灵动生机；是白族新人婚床上鸳鸯戏水、并蒂莲开的吉祥期许；它更是白族民歌里代代传唱的“雕得金龙腾空舞，刻出雄鸡报五更”。它从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承载着人间温度与情感，蜚声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剑川木雕。

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从天地自然间生长，在烟火人间扎根，以极致恒久的美，登顶艺术高峰，成就传世传奇，引得世人仰望赞叹。千百年后的今天，凝聚着文化底蕴与艺术之美的剑川木雕，沐着时代春风，穿越茶马古道的时空隧道，伴着清脆悠扬的铜铃声，让这些古老技艺重焕蓬勃生机。

山川秀美，乐业宜居，人杰地灵的剑川，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木雕匠人的心魂。他们技艺精湛，勤劳聪慧，巧夺天工，凭一身匠心，让剑川木雕斩获“西南第一木雕”的美誉，千古流芳，光耀至今。

天光破晓，沙溪古镇尚在将醒未醒的朦胧里，几声零落的犬吠，划破了清晨的静谧。“何师傅，这么早？”桥上的人闻声回头，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身形消瘦却挺拔硬朗。“是啊，老走看看，这次一去便是半年。”牵着马匹的村民笑着道

问：“这么久？是哪里的活路？”“缅甸商人会定制木雕，用来修缮寺庙建筑的。”老人语气里满是自豪。

迎着初升的旭日，老人与相熟的村民挥手作别，脚步轻快地走向古镇南边自家的木雕工厂。这批耗时近一年完成的大型木雕，或古朴典雅，或精雕细琢，或匠心独运，倾注了厂里老中青三代十多位匠人的心血、温度与智慧，重达5吨，正等待大理海关关员做最后的查验，即将走出国门。两天后，这份凝结着千年技艺、雕工精湛的大理剑川木雕，满载着希望与骄傲，首次迈出国门，去迎接世界的掌声，意义非凡。

1638年，徐霞客穿越千山万水，翻越崇山峻岭，抵达这座地处横断山脉的滇西小城。剑川得天独厚自然风貌、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蕴，散发着静谧迷人的光晕，让徐霞客情不自禁地发出“古韵悠悠，如璞玉静存”的赞叹，在此流连忘返五日，久久不愿离去。

三千多年前，农耕文明便在这片世外桃源留下深刻印记，翻开历史长卷，剑川的发展史，本就是一部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拿起锄头能耕地，拿起刀凿能雕刻，拿起三弦能对调，拿起笔墨写诗赋”，这首古老的白族歌谣，传唱的不仅是白族人民勤劳智慧、诗意栖居的生活画卷，更是以白族为核心、多民族文化交融辉映、剑川血脉繁盛的真实写照。伴随千年古城的文明进程，饱含传世匠心的剑川木雕应运而生，大理剑川海门遗址出土的木作构件，确凿印证了三千多年前，伴随农耕文明而生的木作手艺便已生根发芽。发展至今，以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就，绽放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

如今，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昆明金马碧鸡坊，乃至无数名胜古迹与馆藏之中，都有剑川木雕的身影。这些木雕作品构图严谨、细节细腻，以精湛华美的工艺、卓绝的艺术魅力，成为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神作。历经岁月变迁、时光洗礼、人心甄选，经生活淬炼沉淀的传统艺术，方能穿越历史风尘，成为真正直击人心的美的艺术。如今，漫步剑川古城的大街小巷，往来旅人不仅折服于小城的古朴清雅、文脉悠远，更惊叹于留存至今的明清老宅中，那些无与伦比的建筑木雕之美。时光荏苒，岁月流金，剑川木雕在文化交流中发展、演变、传承，将边陲民族粗犷豪放的气韵，与江南木雕细腻精巧的质感完美糅合，兼容并蓄、守正创新，既坚守地方特色与民族内核，又汲取民族文化艺术精髓，最终自成一派，成为中国木雕艺术中独树一帜的瑰宝。据《剑川县志》记载，剑川木雕的鼎盛时期，这座十万人人口的小城，竟有八万余人从事木雕工艺。高大建筑、日用家具、工艺摆件、白族民居，可谓无处不雕、无雕不精，声名远播云贵川藏等地，大户人家皆以陈设美轮美奂的剑川木雕，作为品位与身份的象征，“一两木屑，一两白银”，便是世人对其价值的极致赞誉。

剑川木雕的美，在于它的立体逼真、栩栩如生。时光在匠人手中游走，运刀技法日益成熟，由内而外，循序渐进，几百件不同刀具各司其职，以浮雕、透雕为核心，融合平雕、立雕、镂空雕、虚实结合，多达七八层的技艺不断打磨精进，创造出独具匠心的剑川木雕技法。山水花鸟呼之欲出，人物造像灵动逼真，精美绝伦的艺术造诣超越木雕技艺本身，成为剑川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雕刻技艺，赋予凡木以灵性，是无数代匠人，让树木以最美的姿态，在时光中永恒“活着”。

唯有这般极致的坚守，方能让作品抵御岁月风霜，屹立千年成为传奇。1996年，剑川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木雕艺术之乡”；2011年，剑川木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树木会在风雨中腐朽老去，可匠人雕刻的美却能永不褪色，这项千年技艺，成为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剑川木雕在一代又一代的匠人手中，传承、创新、再传承、再创新，周而复始、不懈追求，雕刻的不仅是传世佳作，更是血脉相承的文化信仰。

创立大理国光古建园林有限公司的何师傅说：“我们祖祖辈辈木雕为生，手艺传到我这辈，我又传给儿子和孙辈，这早已不是单纯的手艺，而是化不开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感。我靠这门手艺让人过上好日子，更骄傲做这门手艺被世人喜爱。忘不了那些艰苦的学艺岁月，忘不了每一件作品倾注的心血，更忘不了木雕带给我的快乐，那是我活着的意义。人的手是有温度的，作品是有记忆的，剑川木雕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带着人间烟火气息，浸润着人间的美好情感。冷冰冰的机器，永远雕刻不出人心赋予的、有生命力的作品。”

六月雪，满树白花，晶莹如雪，落在绿叶上，绕于心坎间。六月雪的花语是爱恋、相思。那一朵朵小白花，静谧地栖于枝头，像怀揣一份恋情的女子，默默守候着思念。据说有些地方，人们会将六月雪连花带枝叶采下，晾干后煮成茶饮，既能解暑消渴，又能清热利湿，防病治病。我没有喝过六月雪煮的茶水，想来会带几分苦涩——六月雪有一股特殊的气味，并不清甜。清朝园艺学家陈淦子在《花镜》里这样记述六月雪：“六月雪，一名悉茗，一名素馨。六月开细白花，形似雪花。树最小而枝叶扶疏，大有逸致，可盆栽玩。”短短数语，便写尽了六月雪的神韵。

六月酷暑，有花如斯，静静演绎着冬雪飞舞的诗意。

清新一空，飘逸自在之感。得几分自然野趣，落一室清新雅致，便不觉酷暑炎蒸。我有一位同学，养了一盆重瓣六月雪，十分钟爱，隔三岔五便要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一晒。他这盆六月雪老根粗壮，新枝柔软，嫩叶满枝，花蕾繁密，基本具备了“根露、干粗、枝曲、叶细、花明”的盆景佳态，虽高不盈尺，神韵却格外丰满。想来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栽培的，难怪忍不住时常拿到朋友圈里分享。神韵是盆景的魂，是由盘曲苍老的根、缠绕牵绊的枝、疏密有致的叶、浓淡相宜的花搭配而出的美妙意境，是一切自然之美流露的无形气息。这大抵也是盆景爱好者乐此不疲的缘故吧。

我知道，每年六月，同学家的院落里，总有一盆六月雪在开开落落。那一盆花素馨怡然，风姿婉约，我的心也随之一同欢喜。生活会磨掉我们的朝气，身上的棱角、心里的稚嫩，会磨掉我们追逐美的执着。诸如关注一朵花开、一棵草长，这般简单琐碎的小心情，皆是人生路上温暖的细节。

六月酷暑，有花如斯，静静演绎着冬雪飞舞的诗意。

六月飞雪上枝头

□ 姚静

六月雪，一个别致到无法替代的花名。能取出这样花名的人，该有怎样一颗玲珑剔透心？浓绿、素白，盛夏、冬雪，鲜明的对比凝于一朵花之上，予人透心的清凉爽适，还有无尽的诗意浪漫。

六月雪是常绿小灌木，植株矮矮，高不过一米，是制作盆景的上好材料。它的主干粗壮朴拙，如铁似钢；旁枝细密柔韧，树根盘曲外露，叶片细碎小巧，极易培育出各种造型来。六月雪经过修剪、攀扎、提根等一番加工，便有了直干式、虬曲式、悬崖式、丛林式等优雅美观的盆景。它们或疏密有致，或旁逸斜出，或天成秀美，或苍劲挺拔，加上素白小花的点缀，如覆薄雪，越发显得秀逸雅致。

六月雪在夏天开花，花朵小巧，呈漏斗形，娇俏无比，星星点点绽于枝头，这样的着生方式被称作“星散花相”——即花朵散布于全树冠，恰如一片星辉撒于枝头。以浓绿的树冠为底色，朵朵白色小花真的如繁星般散开，丽而不艳，秀而不媚，又宛若一场簌簌飘落的小雪，叫人舍不得移开眼睛。六月雪的花朵多为白色，有单瓣、重瓣和复瓣三种。它瓜子形的叶片也并非单纯的素绿：有叶边缘镶一道金色的，名为“金边六月雪”，金边绿叶衬着白花，清新素洁间带着几分尊贵不凡，自成一独特风韵；有叶片表面缀几道白色纹路的，名为“斑叶六月雪”，叶色斑驳，丝丝纹路清晰，枝叶叶密，与满枝白花相映，煞是好看。这两种皆是六月雪的变种。

六月飞雪，总能让人想到关汉卿，想到他笔下的窦娥，想到那一场千古冤案。窦娥临刑前对监斩官说：“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监斩官道：“这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可不胡说！”窦娥被斩首后，顷刻间浮云蔽日，阴风飞舞，雪飞六月。这是一个撼天动地的故事。

在自然界里，六月不曾飞雪，六月雪却欣然盛开。置一盆六月雪于厅堂，看它悬根露爪，树皮苍老，纹理如刻，花开似雪，顿生

清新一空，飘逸自在之感。得几分自然野趣，落一室清新雅致，便不觉酷暑炎蒸。我有一位同学，养了一盆重瓣六月雪，十分钟爱，隔三岔五便要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一晒。他这盆六月雪老根粗壮，新枝柔软，嫩叶满枝，花蕾繁密，基本具备了“根露、干粗、枝曲、叶细、花明”的盆景佳态，虽高不盈尺，神韵却格外丰满。想来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栽培的，难怪忍不住时常拿到朋友圈里分享。神韵是盆景的魂，是由盘曲苍老的根、缠绕牵绊的枝、疏密有致的叶、浓淡相宜的花搭配而出的美妙意境，是一切自然之美流露的无形气息。这大抵也是盆景爱好者乐此不疲的缘故吧。

我知道，每年六月，同学家的院落里，总有一盆六月雪在开开落落。那一盆花素馨怡然，风姿婉约，我的心也随之一同欢喜。生活会磨掉我们的朝气，身上的棱角、心里的稚嫩，会磨掉我们追逐美的执着。诸如关注一朵花开、一棵草长，这般简单琐碎的小心情，皆是人生路上温暖的细节。

六月酷暑，有花如斯，静静演绎着冬雪飞舞的诗意。

生活笔记

乡愁九韵·面果儿饭

□ 鹤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遥远的故乡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芜、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贯穿了青葱少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每次看到窝窝头，我就失去了吃饭的兴致。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肯吃窝窝头。

对于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由于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东西都要由国家统一供应，要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否则供销社是不会卖给你的，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面果儿饭在当时是人人人都熟悉的一种饭。

故乡地薄水少，人均耕地不多，家家户户都是靠仅有的几亩土地过日子，包产到户以后，每年大春收割了，除了上缴公粮以外，每家每户的存粮都十分紧张，多数人家到年底还要买一点米才能勉强挨到来年。那时候最怕的是家里来客，因为家里一旦来客人，就意味着饭不够吃，然而小孩子最喜欢的却是来客人，因为只有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能吃到一两片肉和一碗白米饭，吃白米饭是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包产到户以前，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农忙时节帮着大人去拾谷子，因为大家不但可以在田野里奔跑，而且还可以通过做农活帮家里挣工分，家里工分的多少，是直接关系到年底家里能够分到多少粮食的。我们年纪小一点的，就帮助大人收割谷子，或者到田间地头捡拾大人收割途中散落在田里和路上的谷穗，捡到多少斤谷穗就可以记一分工分。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捡谷穗，因为这个活计不但轻松，还可以肆意地在田里玩耍，而大人也不会责怪。为了给家里多挣一点工分，胆子大一点的孩子便悄悄尾随在挑谷子的男人或背谷子的女人后面，顺手从他们挑着或背着谷子后面抽出一把米，瞬间就有了一大把谷子，像这样胆大的孩子，一天可以交上几次谷子，挣到的工分自然也就多。但母亲总对我说做人要讲公道良心，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千万不要拿，我们的工分虽然少，但这是吃良心饭。

在假期，只要参加生产队拾稻谷，就可以到生产队吃集体的饭，但如果谁没有去拾稻谷，是不能去生产队吃集体饭的，只有在生产队吃集体饭的时候，才能顿顿吃到白米饭，还有大蒜或猪肝鲜炒的洋芋片。那时候的炒洋芋片虽然是最简单的做法，但却是我至今吃过最好吃的。

后来，日子似乎颠倒过来了，包产到户后，家家户户都可以在上缴了公粮之后有了属于自己的粮食，反而吃不到白米饭了。因为田少地薄，我家每年的收成都不够糊口，为了将粮食吃到来年，避免青黄不接，家家户户都在米饭里掺进面果儿，小麦面吃不起，掺的

面果儿都是用包谷碾的粗面，吃起来咯嘴不说，还难以下咽，每顿饭我们兄弟三个都吃得愁眉苦脸。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理里，就对包谷面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为了让掺了包谷面果儿的饭不是太难以下咽，我每顿饭都把菜汤舀到饭里泡着吃，那时候吃的汤，几乎顿顿都是“玻璃汤”，“玻璃汤”就是炒菜后的剩锅水，炒过菜后，锅里还沾着一点油，洗了可惜，于是舀一瓢水进去烧沸，放盐端上桌，看着泛着泡沫的剩锅水，大家诙谐地给其命名曰“玻璃汤”，听起来很高大的样子，这或许就是群众日常生活里的幽默吧！

父亲见我每次都吃汤泡饭，对我说：“这样吃胃不好，胃会疼的。”我笑着说：“没事，我习惯了。”接着说道：“没有汤咽不下去。”仿佛是后面一句话刺激了父亲，父亲黯然低下了头，不说话了，仿佛全家人吃面果儿饭是他造成的，一副很对不起我们的样子，其实我根本就是无心的，压根没有他那个意思。

那时候，叔叔在部队当兵，有一年，祖母十分想念自己远在部队的小儿子，于是决定去部队亲自看一看。到部队的第二天上午，叔叔给祖母打来一份饭和一份西红柿炒鸡蛋，祖母一看，心里寻思：部队上的伙食真好！那时候在我老家，可没有哪家能吃得起鸡蛋，因为养鸡是被禁止的，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那个年代，养鸡、养猪甚至是我栽几棵果树都要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那时，鸡蛋可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西红柿也不多见。祖母幸福地吃了一顿饱饭。到了晚上，叔叔又打来了一份饭和一份西红柿炒鸡蛋，祖母又幸福地吃了一顿，高兴地休息去了，对儿子在部队的生活水平那是相当的满意。令祖母没想到的是，那一次，她在部队待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她也在部队每天毫无变化地吃了六七十顿西红柿炒鸡蛋。回到家的祖母感叹地说了一句：“原想着西红柿炒鸡蛋多么好吃，其实吃多了一点也不觉得！”后来，随着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直到祖母去世，我再没有见她吃过一次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成了祖母这辈子在心里永远迈不过的坎，成了她对困难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就像我对少年时吃的面果儿饭的记忆一样。

如今，虽然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想吃什么有什么。但儿时吃的包谷面果儿饭，也成了我对少年生活最大的回忆。每次当我到饭店吃饭，看见别人点了用玉米做的窝窝头，我就会想起儿时的面果儿饭，那时对包谷面结下的“仇”就会跃然心底，心里总是涌起一种别样的感觉，让我难以下咽。

至今，我依然不吃包谷面做的窝窝头，因为它是我对故乡最刻骨铭心的乡愁烙印，里面写满了儿时故乡农村的贫穷和无奈，也揉进了一个少年成长经历中最难忘的故乡苦情。

少年的脚印渐行渐远，背对着故乡走向远方迎接生活的希望。只要有大地，希望总是会生长的。

大理掌故

云南驿与驼峰航线

□ 母锡鹏

云南驿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是滇西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一座古镇，它古老的名字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云南省内外有着重大影响。

史载：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在云南驿设县，属益州郡。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时期，云南驿为驛治驻地。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云南行省设立后，改云南驛为云南州。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降云南州为云南县。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云南县治地搬迁到了洱海卫城（今祥云县城），结束了云南驿作为县、郡、州、驛治驻地1450多年的历史。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因云南县名与云南省名重名，始改为祥云县，云南驿也降为一个乡。

云南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驼峰航线”上重要基地而被载入史册。当时“Yunnan-Y China”（中国云南驿）这个简练的称呼，随着驼峰航线在中外国际战争史上的影响而享誉海内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国政府和盟军于1937年修筑滇缅公路，打通了中国唯一的国际陆路通道。为了满足中印战区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和美国空军共同在云南驿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成为连接中印的空中

运输补给线，也成为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航空转运线，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修建云南驿机场的工程中，当时是时人口不足12万人的祥云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美国空军基地司令部率美军第14航空队的第25战斗机中队和第23运输中队及各类飞机共200余架进驻云南驿机场，并设立指挥部，每天途经云南驿的美军络绎不绝，多时达上千人。

云南驿机场上空曾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1942年12月26日下午，日军对云南驿机场进行轰炸。当时正在参加训练的飞虎队飞行员勇敢地加入了打击日军的行列，莫尼中尉毫不犹豫地率先起飞迎敌，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祥云县的上空，经过激烈的战斗，击中了日军领队的飞机，其他日军飞机仓皇逃窜。莫尼中尉的飞机也遭到了日军的攻击，他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2岁。1943年，祥云人民为纪念这位英勇献身的英雄，竖立了“美空军莫尼中尉纪念碑”。1992年，祥云县人民政府重新修建了纪念碑。

抗日战争期间，大理人民出动大批民工修筑军事设施，出钱筹粮支援在滇西进行的对日作战，出人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理美



剑湖荷风入画来

仲夏的剑湖湿地，万亩荷塘正铺开夏日的诗意篇章。清澈的湖面上，层层叠叠的荷叶如绿伞撑开，粉白相间的花朵或含苞待放，或嫣然盛开，风过之处，叶动花摇，清香随碧波漫溢，为高原湿地晕染出一抹灵动的夏韵。

剑湖夏日的这片荷塘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生态的屏障。荷叶间，蜻蜓点水、蛙鸣阵阵，偶有水鸟掠过水面，与荷影相映成趣。水下，鱼虾在根茎间穿梭，丰富的水生生物群落让这片水域充满生机——荷花、荷叶为水鸟提供栖息掩护，腐烂的叶片又化作鱼类的天然饵料，形成良性生态循环。

剑湖的巡护步道上，不时有游人驻足赏荷。有人举着相机捕捉“荷尖立蜻蜓”的瞬间，有人带着孩子观察叶片上滚动的露珠，欢声笑语与荷香交织，成了湿地最鲜活的夏日注脚。管护人员介绍，剑湖通过多年生态修复，荷塘面积也有所增加，荷花品种更增添了本地适应性的品种，既美化了湿地景观，也强化了水质净化功能。

从文人笔下“荷叶罗裙一色裁”的意境，到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景，剑湖的荷塘正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高原湿地的夏日故事。

[杨杰斌 摄]